

欽定魏書

卷之七  
四十七

魏書卷七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

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

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

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

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

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



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  
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  
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  
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  
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  
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  
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  
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  
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汭淮爲寇時司徒彭

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冠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

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

遂大破之斬仙琚子仙琚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  
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  
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  
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  
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  
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  
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  
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  
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  
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

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  
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  
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  
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  
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  
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  
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  
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

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亾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亾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

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  
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子邁石虎太常祖父融  
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  
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  
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  
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

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



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